

WHO ARE WANTED

白黎著



寻找那些 被通缉的

全國各地，各報端，各書報，中國政府，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全國統戰會！

本報自成立以來，每日在報紙中，中國政府，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全國統戰會！

本報自成立以來，每日在報紙中，中國政府，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全國統戰會！

本報自成立以來，每日在報紙中，中國政府，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全國統戰會！

白 黎 著

WHO ARE WANTED

寻找那些被通缉的

1989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寻找那些被通缉的

白 黎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4.25印张 2插页 323千字

1989年6月北京第1版 198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500册 定价6.90元

目 录

第 一 章	夜宿山神庙.....	1
第 二 章	闯进了红色大门.....	11
第 三 章	红区第一夜.....	22
第 四 章	看到了红星.....	34
第 五 章	见到了周恩来.....	46
第 六 章	在白家坪.....	57
第 七 章	前往保安的路上.....	70
第 八 章	红都保安.....	86
第 九 章	会见毛主席.....	99
第 十 章	红星照耀下的中国.....	108
第 十 一 章	饭后闲话.....	118
第 十 二 章	我也要吃野菜.....	126
第 十 三 章	给毛主席检查身体.....	137
第 十 四 章	漫话西红柿.....	148
第 十 五 章	我的译员来了.....	157
第 十 六 章	采访“四老”.....	168
第 十 七 章	参观红军医院.....	183
第 十 八 章	看人民抗日剧社演出.....	193
第 十 九 章	参观红大.....	202
第 二 十 章	在刘大嫂家做客.....	218

第二十一章	英明的共产党.....	230
第二十二章	铁打的人.....	241
第二十三章	红色理论家.....	253
第二十四章	李德其人.....	265
第二十五章	给毛主席照像.....	276
第二十六章	前往红军前线.....	286
第二十七章	在吴起镇.....	299
第二十八章	共产党天心顺.....	310
第二十九章	干旱区人民的生活.....	320
第三十章	抵达预旺堡.....	331
第三十一章	和彭德怀谈话.....	342
第三十二章	激情洋溢的讲演.....	351
第三十三章	和红军在一起.....	362
第三十四章	传奇将军陈赓.....	371
第三十五章	和徐海东在一起.....	386
第三十六章	在河连湾.....	401
第三十七章	回到了保安.....	415
第三十八章	伟大的诗人.....	424
第三十九章	集体的智慧.....	431
第四十章	依依惜别.....	438
后 记		447

第一章

夜宿山神庙

陕北高原，到处都是起起伏伏的黄土山头疙瘩，一直蔓延到看不见的天涯远方。气势雄伟壮观，给人以庄重、豪迈的感觉。巨厚的黄土层，在雨水的长期剥蚀之下，出现了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山沟。这些山沟象一把把巨型的利刀，把黄土高原雕刻成一个个奇形怪状、千姿百态的高山大岭、深谷平川。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象一条细细的飘带，缠绕在山头疙瘩上，然后又飘飘忽忽地飘进那深深的山谷之中，连接着一个个小小的山村。居住在山沟沟里的受苦人，祖祖辈辈就是通过这一条条羊肠似的小道，互相来往着，和外界联系着……

一九三六年七月，正是陕北高原上的盛夏酷暑时节。

赤日炎炎，黄土发烫。在烈日的炙烤之下，光秃秃的黄土山头疙瘩，喷吐着灼人的热气。枯黄的小草卷缩着叶子，奄奄一息。山溪象一根细细的绳子，悠悠欲断。山路上，断了行路的人；山野里，没有一点点声息，静静地承受着烈日的曝晒。

此刻，已经是中午时辰，是一天阳光最毒的时刻。就在这时，在那蛇行斗折的山间小路上，有几个人顶着炎炎烈日，艰难地向山头上跋涉着。走在前头的是一个身体十分健壮的中年汉子，他个子高大结实，一张黑红色的大方脸，长着满脸的络腮胡子，一身山里人的装束，那样子真有点象古典小说《水浒传》里的黑旋风李逵。他赶着一头黑色的骡子，骡子背上驮着医药箱、照相机，还有两卷

行李等东西。紧紧跟在骡夫身后的是两个卷头发、大鼻子的“洋鬼子”。他们一个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个是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同志，下文通称马海德）。

这两个美国人是冒着生命危险，冲破了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到西北来寻找红星和会见毛泽东的。现在他们跟着骡夫要到安塞去，听说毛泽东在那里。本来从延安到中国共产党设在安塞白家坪的东线指挥部和东线工委，一道平川，只有七十华里的路程，顺着延河而上，只要步行一天就可到达。但是，国民党的别动队和逃进延安城里的地主民团经常在这一带活动，要想从那里通过到安塞去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只好选择了这条崎岖的山路，绕道而行。现在他们正走在红白交界的无人区。他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过头来，看着被他们远远地抛在后头的哨卡和架在哨楼子上的机关枪。由于东北军一个团长的帮助，没有经过盘查，出乎他们意料的顺利，很快的就通过了东北军的防区。

山坳之中热得象只大蒸笼一般，冒着热腾腾的蒸气。斯诺和马海德汗流浹背，艰难地迈着步子。突然之间，山风呼呼吹来，使他们感到一阵凉爽，浑身舒服异常。风越吹越大，吹得黄土弥天盖地。黄尘滚滚，满天飞扬。顿时间，天是黄的，地是黄的，风也是黄的，自然界都变成了昏黄的一片。斯诺和马海德的脸上、身上都落满了黄尘，一下子将两个白种人变成了“黄种人”。他们看着对方满脸满身的黄尘，不由得笑了起来。

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斯诺和马海德跟着骡夫下到一条山沟里，继续顺着一条与小溪平行比长的小路向前走着。小溪象一条线似的慢悠悠地流淌着，在山谷深涧中萦绕着，发出有节奏的叮咚之声。山沟里有流水，空气也湿润了，有了一些凉爽舒适的感觉。斯诺和马海德跟着骡夫，依着溪边的小路，向前走了五六里路，前面出现了一块不大的草地，草地上还长着几棵弯腰驼背的

老柳树。骡夫拉住了骡子，对斯诺和马海德瓮声瓮气地说：“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再走。”他说着就动手把骡子背上的东西统统取下来，放在树荫下，然后牵着骡子到溪边饮水去了。

斯诺和马海德一屁股坐在树荫下，全身象散了骨头架子似的，躺在草地上一口一口地喘着粗气。喘息了一会儿，才脱下湿透的衣服，让山谷里吹来的凉风，轻吻着汗涔涔的身子。此时，他们仿佛象一条被人抛上岸的鱼儿又回到水里一样舒服。

骡夫在溪边饮毕了骡子，挽起了缰绳，让骡子在草地上吃草去了。他又走到小溪边趴下“咕咚咕咚”地喝了一气水，然后又用手捧着水在满是络腮胡子的大方脸上，很快地上下抹了几下，站起身来拉起衣襟擦了擦水珠子滚动的脸，大大咧咧地来到树荫下，看着躺在树荫下直喘粗气的两个“洋鬼子”，把大手一挥，高声喊道：“喂，快起来，快起来！”

斯诺和马海德正躺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感到是那么的舒服，突然听到骡夫的高声喊叫，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瞪着两双吃惊的眼睛，呆呆地看着骡夫的面孔，不知骡夫在喊叫什么，是不是要在这杳无人烟的山沟里干掉他们呢？他们身上刚刚被山风吹干了的汗水，又被吓得冒出来了。

骡夫看着两个发呆而害怕的“洋鬼子”，“嘿嘿”地笑了笑，说道：“快把衣服穿上！”

斯诺在北平时，为了更进一步了解中国和研究中国，所以学习了一个时期的汉语，认会了许多汉字，并能用北平话和中国人进行日常生活的对话。但是对骡夫鼻音很重的陕北土话，一下子还听不明白，不知道骡夫在说些什么。

骡夫见这两个“洋鬼子”听不懂他的话，就用手比划着，慢慢地说道：“快把衣服穿上，小心着了凉。”

斯诺看着骡夫满是络腮胡子的黑红大方脸，没有要干掉他们

的意思，于是由惊怕变为高兴地说：“谢谢你，不要紧的，有了病，他是医生。”斯诺指了一下马海德。

骡夫看了看马海德，粗声粗气地说：“呵，这个大鼻子洋先生，还是个医生呀，我还没有看出哩！”

斯诺把骡夫的话，用英语给马海德说了一遍。马海德眨动着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向骡夫点了点头，满脸笑容地用英语说：“谢谢你，谢谢你！”

骡夫虽然听不懂马海德的话，但他知道是感谢他的意思。他看着两个“洋鬼子”都穿好了衣服，便走到行李跟前坐下，用手摸着照相机，奇怪地看着这些洋玩意。接着又拿起斯诺脱下的牛皮鞋子，爱慕地看来看去。

斯诺为了引开骡夫对牛皮鞋子的爱慕，拿出从西安买来的面包给骡夫吃。骡夫毫不客气地接住就吃，一个面包只几口就吞进了他的肚子。斯诺看着骡夫的肚子，心里想：“他那大肚子，将我的全部面包给他，也不可能填得满啊！”但是，骡夫只吃了一个面包就不吃了，他站起身来取下自己的干粮袋子，拿出两个窝窝头请两个“洋鬼子”吃。

斯诺和马海德看着黑黑的窝窝头，感到实在难以下咽，推辞着没有去接。他们看着骡夫狼吞虎咽地一气就吃了几个黑溜溜的窝窝头，然后又拿起水葫芦“咕咚咕咚”地喝了一气水，用那粗糙的大手抹了一下嘴巴，说道：“喂，休息好了么？该上路了。”

斯诺听懂了骡夫的话，对马海德说：“他让咱们上路。”

两人坐在草地上，往脚上穿着牛皮鞋子。

斯诺看着骡夫的背影，对马海德说：“这个人真象个土匪，他对咱们的牛皮鞋子羡慕得很，我们要小心他。”

马海德看了一眼彪形大汉的骡夫，耸了一下肩头，说道：“他要真是个土匪，我们可就遭殃了，你看他的那身力气，我们两个也对

付不了他。”

斯诺用手比划了一下，说：“他可以象抓小鸡一样容易地将我们干掉，然后拿走我们所有的东西。”

马海德说：“但愿他不是个杀人抢劫的土匪。”

骡夫牵着骡子走到树荫下，看着两个“洋鬼子”叽叽咕咕地不知说些什么。他好奇地朝着他们“嘿嘿”地笑了两声，就动手把行李往骡子身上放着，口里打着口哨，那样子和动作，真使斯诺和马海德害怕。

骡夫将行李、照相机都放在骡子身上以后，看了看两个有些惊恐的“洋鬼子”，走到一棵柳树跟前，伸手从树上“嘎嚓”一声折下来一根树枝，又很利索地折成了两截。斯诺和马海德看着骡夫麻利的动作，心里更加惴惴不安。骡夫走到斯诺和马海德面前，把折好的柳木棍子递给他们，说道：“给你们再增加一条腿。”

斯诺和马海德不解地接住了柳木棍，望着骡夫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骡夫用手做了一下拄棍的动作，说道：“拄上棍子走路，少累一些。”

斯诺和马海德懂得了骡夫的好意，赶忙说道：“谢谢你，谢谢你！”

骡夫赶着骡子上路了，斯诺和马海德拄着柳木棍子，跟在骡夫的后面，继续在山沟里走着。他们默默地走着，很少和骡夫说话。在这无有人烟的山谷之中，他们很害怕这个象土匪似的骡夫把他们干掉，只好乖乖地跟在后面。

他们沿着依山傍溪的小路，顶着开始西斜的烈日，继续往山沟的深处走着。山沟越来越窄了，两壁宛如刀砍斧劈，齐刷刷的石岩，连猴子也无法攀登。抬头望天，只有几尺宽的一长条；回首身后，两崖对峙直立；探视前方，犹入绝境，好似走到了天涯的尽头。

只有脚下的小溪，发出的淙淙流水声，告知行路的人，路还没有到尽头。斯诺和马海德此时的心情，异常的紧张，要是骡夫在这里动手干掉他们俩，简直是最理想的地方了，他们要逃也没处逃。

傍着山溪的小路，离开了小溪爬上了一道石砭。在石砭上前行数里，山沟突然开阔起来，陡峭的石崖变成了黄土坡地，坡地上长满了灌木棵子，有山鸡、野兔活动其间。偶然之间传来几声山鸡的“嘎嘎”叫声，打破了山野的宁静。又行数里，有“叮叮咚咚”的流水声传来。斯诺和马海德循声望去，一条小小的瀑布挂在灌木棵子之间。瀑布之下，是一泓碧波荡漾的小潭。潭边绿草如茵，飞鸟啼鸣。斯诺十分惊奇，在这黄土滚滚的群山之中，竟有这样翠绿的山谷。山谷中的小溪流水，源头原来在小潭之中啊。一阵山风拂来，晶莹的潭水荡起了层层笑的涟漪，随着送来湿润润的空气，使人感到凉爽舒适。

骡夫突然叫住骡子，从骡子背上取下水葫芦，对斯诺说：“喂，马上要上山了，我到水潭里打一葫芦水到山上渴了好喝。你俩看着骡子，我马上就回来。”

骡夫把骡子的缰绳递给斯诺，提着水葫芦向水潭跑去了。

斯诺拉着骡子的缰绳，站在骡子的前头，马海德站在骡子的后面。他们遵照骡夫的“命令”，看守着骡子。

骡夫提着水葫芦回来了，他把水葫芦挂在骡子背上，赶着骡子又上路了。窄窄的小路慢慢地离开了山沟，拐来弯去爬上了山坡。又要爬山了，这是他们从延安出发以后，爬的第四个山崩疙瘩了。

当他们爬到半山坡时，斯诺看着骡夫，喘着粗气，怯生生地问道：“骡夫先生，请问，离红军的前哨还有多远？”

骡夫回过头来，看着两个满头大汗的“洋鬼子”，“嘿嘿”地笑了两声，说道：“洋先生们，还远得很哩！”

斯诺又怯生生地问道：“今天能到达么？”

骡夫抬头看了一下西边的太阳，说道：“今天是不可能到达了。”

斯诺和马海德跟着骡夫气喘吁吁地爬上山头的时候，已经是红日衔山了。站在山头上远眺起伏逶迤的群山，真象一群慢慢蠕动的大象，一直向天边走去，使人分不清那是山头还是云头，他们十分惊叹陕北高原的壮丽和奇特。将要落山的太阳，早已失去了中午时的炎热，山风吹来，使他们感到一阵凉意。

马海德看着渐渐沉没在群山之中的太阳，回顾茫茫的黄土群山疙瘩，不知晚上该到何处去投宿。他焦急地对斯诺说：“埃德，我们今晚该向何处去安身呢？”

斯诺看了看马海德，耸了耸肩没有说话。

骡夫看着两个“洋鬼子”叽叽咕咕，他虽然听不懂英语，但从他们焦急的表情上，已经猜出他们说话的意思了。他哈哈地笑道：“走哇，行路人到处是家，哪里天黑就住哪！”

弯曲的小路，象一条蛇似的在草丛间爬行向前，一直爬向那暮色苍茫的群山峻岭之中。斯诺和马海德看着天空慢慢暗淡了的晚霞，一群一伙归巢的乌鸦，心里更加惴惴不安，不知骡夫要把他们引到什么地方去。转过了一个山峁，骡夫用手向前一指，说道：“到啦，咱们就在那里过夜吧。”

斯诺和马海德顺着骡夫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前边的山梁上，有一座孤零零的房子，看不见人影，听不见人语；不见炊烟，不闻狗声。这是高山人家，还是土匪接头分赃的地方？他们站住了脚。

骡夫看着两个发呆的“洋鬼子”，张开了络腮胡子围着的大嘴巴，说道：“洋先生们，不要害怕。我出入红军的地盘时，在那里住过好几次哩！”

斯诺和马海德只好跟着骡夫，来到了山梁上。他们一看那座房子，不是村庄，更不是高山人家，而是一座破败不堪的古庙院。

骡夫把骡子拴在一棵大树上，一件一件地从骡子身上取下照相机、行李卷等东西，又一件一件地送到庙里。这时，天边的晚霞，早已变成了黑色的云块，夜色降临了，远山近岭变得模糊不清，成了黑乎乎的一片。

骡夫搬完了东西，对着斯诺和马海德说：“喂，洋先生们，就在这山神庙里过夜吧，快到庙里收拾一下。”

斯诺和马海德小心翼翼地走进庙门，向四下一看，除了几座泥神像以外，别无它物。地上有山羊的粪珠，有几块石头架起的锅灶，旁边堆着几堆柴木灰，这是在这里过夜的人做饭、取暖留下的。他们观察了一番以后，觉得这座破旧的山神庙，不象土匪的巢穴，也不象土匪们分赃的地方，这才稍稍地放下心来。

骡夫解下了骡子的鞍子，放在庙檐底下，提着水葫芦走进庙里来，说道：“你们就在这里住宿，饿了，你们自己带有干粮。渴了，这里有水。”他说着就将水葫芦放在地上。

斯诺看着无有恶意的骡夫，说道：“谢谢你，骡夫先生！”

骡夫说：“我晚上不在这里住，我要放场子去。”

斯诺不明白地问道：“什么叫放场子？”

骡夫哈哈一笑，说道：“我们赶脚的把放牧牲口，就叫放场子。”

斯诺听明白了，于是他半信半疑地对马海德说：“乔治，骡夫说他要去放骡子。”

马海德看了看骡夫，点了点头。

骡夫向着斯诺和马海德“嘿嘿”一笑，走出了庙门。突然又回过头来说道：“你们不要害怕，我就在附近放场子。”

这时，天完全黑下来了，庙里已经变得黑洞洞的什么都看不清了。斯诺和马海德在庙门口站了一会，互相看了看对方，耸了耸肩头，回到了庙里。

马海德说：“埃德，在这空荡荡的破庙里，我们如何休息呢？”

斯诺指着庙门说：“这不是很好的床板么，把它取下来用。”

于是，他们动手各摘了一扇门板，利用庙里架锅灶的石头，支起了床铺，解开了自己的行李铺在了门板上，又吹起了橡皮枕头，床铺有了，还真不错哩。他们疲惫不堪地躺在了床上，闭上眼睛想静静地养一会神，他们实在太累了。躺了一会儿，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他们起来打开了装食品的袋子，取出了面包、饼干，吃了几口，干得实在难以下咽，非常想喝一点水。但是他们不敢喝骡夫水葫芦里的水。只得忍着干渴，吃了一点面包，便躺在床上。

虽然十分疲劳，但是由于口干舌燥，心里害怕，他们怎么也不能入睡。夜风阵阵吹来，残存在窗棂上的纸片，“拍拍拍”地直闪动。庙院里的那几棵杨树，被风吹得时而“哗哗”作响，时而窃窃私语，更使他们难以入睡。他们把两根柳木棍放在床边，准备自卫。他们不时地摸摸身边的柳木棍，不时的侧起头听听外边的动静。夜风慢慢地停了，杨树也随着结束了窃窃的私语声，山野里的夜，很静很静。突然间，从对面的那座山岭上传来了狼的叫声，打破了夜的宁静。狼叫的声音忽高忽低，时长时短。在这荒山野岭的深夜里，狼的叫声是那么的叫人毛骨悚然呀。随着狼的叫声，又传来了一阵狐狸的叫声，接着在院子里响起了“扑啦啦”的声音。吓得斯诺和马海德一下子坐起来，紧紧地抓住了柳木棍准备自卫。

庙院里“扑啦啦”的响声停止了，接着传来了猫头鹰的叫声。原来“扑啦啦”的响声，是飞来了两只找食吃的猫头鹰，斯诺和马海德悬着的心放下来了。两只猫头鹰在庙院里一唱一和地叫得非常起劲，那声音十分刺耳，使人感到阴森和恐怖。

马海德担心地说：“埃德，我听中国人讲，狼嚎，狐狸吠，猫头鹰叫，是不祥之兆。”

斯诺惴惴不安地说：“不会吧，我看骡夫的样子凶，心可是善良的。”

“但愿他是个好人。”马海德答道。

已经是后半夜了，一弯残月才从山背后，慢腾腾地爬上来，真象一牙米黄色的西瓜。淡淡的月光，把庙里照得迷迷糊糊的，夜又恢复了宁静。他们看着朦胧的月光，感到好象进入了一个童话的境界里，又好奇又害怕。

斯诺说：“乔治，我们到外边看看？”

马海德说：“好！”

他们走到庙院里听了听动静，四野寂静无声，没有任何响动。他们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

斯诺说：“离天亮只有两个多小时了，看来骡夫不是土匪，他要真是土匪的话，早就把我们干掉了。”

马海德说：“对，他很可能是个好人。”

斯诺说：“说不定他还是一个‘赤匪’呢！”

马海德说：“很有可能。”

一阵疲劳袭来，他们感到头晕目眩，两腿沉重，实在太疲劳了。他们赶忙走回庙里，倒在门板上，很快就呼呼入睡了。

第二章

闯进了红色大门

东方的天边，刚刚出现了黎明的曙光，骡夫就牵着肚子吃得胖鼓鼓的骡子，走进庙院里来了。他把骡子拴在树上，从庙檐底下抱来了鞍子，备在了骡子身上。接着向庙门口走去，准备把“洋鬼子”们的东西和行李往骡子身上驮。他走到庙门口一看，两个“洋鬼子”正睡得十分香甜。他笑了笑，心里说道：“再让他们睡一会儿吧，他们实在太累了。”他便走到庙檐底下，蹲在石头台台上，掏出旱烟袋装好了烟沫，又取出火链对着火石“嘎嚓嘎嚓”地打的火星子四溅。火星子把包在火石上的燃草点着了，他赶忙把燃草放在装好的烟沫上，咧着嘴巴美滋滋地抽起来。

天大亮了，太阳从东边的山头背后冉冉地升起来了，金色的阳光，映红了千山万岭。骡夫看了看太阳离山头已经有一竿子高了，他站起来在鞋底上磕掉了烟灰，把旱烟袋插在腰里，走到庙门口，看着两个还在熟睡的“洋鬼子”，叫道：“喂，洋先生们，快起床啦！”

正在睡梦中的斯诺和马海德，听见了叫喊声，赶忙从门板上爬起来，瞪着两双惺忪的睡眼，看着站在门口的骡夫。

骡夫把两卷行李、照相机、医药箱等东西都放在骡子身上以后，又回到庙里来，帮着斯诺和马海德把庙门安上去，顺手提起地上的水葫芦，摇了摇，说道：“你们怎么没有喝？”

斯诺掩饰着说：“我们不渴。”

骡夫端起水葫芦“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用粗糙的大手抹掉

了口边的水珠子，“嘿嘿”地笑了笑，说道：“你们一定是嫌我的水不干净。”

斯诺说：“不是，不是，是我们不渴。”

骡夫捧起水葫芦，说道：“这里边还有水，洗一下脸，你们没有从延安出发时那么白了，满脸都是黄土和汗水道道子。”

斯诺感激地接过水葫芦，把水倒在毛巾上，和马海德开始洗脸。脸上的黄土和汗水道道子洗掉了，他们由黄种人又变成白种人了，精神也恢复了许多。斯诺对骡夫感激地说：“谢谢骡夫先生。”

骡夫看着两个皮肤白白嫩嫩，眼睛闪闪发光，头发卷卷的，鼻子大大的“洋鬼子”，不明白地问道：“你们不在大城市里享福，为什么要吃苦受累到陕北这穷山沟沟里来干什么？”

斯诺看着面貌可怕，并无恶意的骡夫，说道：“我们是到陕北来寻找红星的。”

骡夫吃惊地说：“什么红星，还值得你们跑这么远的地方来寻找呢？”

斯诺说：“是救苦救难的红星，能把你们苦难的中国引向光明的红星！”

骡夫惊喜地说：“噢，你们寻找的红星是红军吧，红军的头上都有一颗红红的五角星！”

斯诺也惊喜地说：“你见过红军？”

骡夫说：“我经常从这条路上出入红军的地盘，把粮食运进延安，又把日用品运到红军的地盘，红军对群众可好啦！”

马海德听不懂斯诺和骡夫的话，但从他们那愉快的表情上看出，骡夫肯定是个好人，他急忙问斯诺：“埃德，骡夫在说些什么？”

斯诺高兴地说：“骡夫是个好人，我们对他怀疑错了。他经常